

从被动融合到主动融合 ——文化涵化视域下厄德里克《爱药》中的男性人物分析

高 银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 要: 约翰·贝里在文化涵化理论中提出的四种涵化策略即分离/隔离、同化、边缘化与融合,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不同种族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提供了理论框架。本文基于贝里的文化涵化理论,对美国印第安裔女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代表作《爱药》中两位男性人物尼科特·喀什帕与莱曼·拉马丁父子在文化、经济领域遭遇印白冲突时的不同策略选择及影响做出分析,论证莱曼式的积极融合策略具有高度文化适应性,在民族文化交往中具有促进少数族裔文化群体发展、推动多元文化社会构建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印第安文学;路易丝·厄德里克;《爱药》;文化涵化;约翰·贝里

From Passive Integration to Active Integration: Analysis of Male Characters in Louise Erdrich's Lov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ulturation

Yin Gao

Zhejiang Yuexiu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John Berry proposed four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in his acculturation theory, i.e. separation/segregation, assimilation, margin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which provides people wit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acculturation amongst different racial and cultural groups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Based upon Berry's acculturation theor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focuses her attention on Nector Kashpaw and Lyman Lamartine in Native American writer Louise Erdrich's magnum opus Love Medicin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acceler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n the fields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nflicts between the white and the Native and to explore their respective consequences. In conclusion, the Lamartine active integration strategy is of high cultural adaptability and thus significant in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d building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ethnic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Keywords: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Louise Erdrich; Love Medicine; acculturation, John Berry

美国印第安裔混血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在成名作《爱药》中用抒情诗意语言描绘出一幅当代齐佩瓦人众生图,真实再现印白文化冲突下当代印第安人的生活图景。小说自1984年初版以来就口碑奖杯双丰收,国内外研究热度经久不衰。本文拟从约翰·贝里的文化涵化理论出发,研究尼科特·喀什帕与莱曼·拉

马丁父子在面对印白文化冲突导致的文化与经济层面的生存危机时,不同涵化策略的选择及其对个体、群体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拓宽《爱药》研究视角,说明主动融合策略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民族文化群体的发展与多元文化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一、约翰·贝里的文化涵化理论

1936年,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人首次提出“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指“不同文化群体通过不断地直接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初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虽然“文化涵化”在原则上是个中性术

基金项目: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21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项目名称:文化涵化视域下《爱药》中美国本土裔男性人物形象分析,项目编号:N2021030。

语,即不同文化群体均可能在文化接触中发生变化,但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非主导性文化群体经历的变化往往更多、更深刻。20世纪70年代,贝里(John Berry)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文化涵化理论。它是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已超越最初的心理学研究范畴,体现出跨学科特性,对于理解多元文化社会内移民、土著族群、亚文化群体等与主流文化交往时双方在心理、行为上的文化适应具有指导意义。

贝里指出,虽然“同化”(assimilation)与“文化涵化”在跨文化研究中出现混同趋势,但二者实为不同概念。具体说来,同化只是文化涵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不同文化的接触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抵制型文化(reactive)、创新型文化(creative)与影响滞后型文化(delayed)。在所有多元文化社会中,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边缘文化的文化群体及其成员都必须面对涵化。人们对两个基本涵化问题的不同态度决定主体将采取四种不同涵化策略。这两个基本涵化问题是:是否值得保持个体身份与特征?是否值得维持与更广阔社会的关系?文化群体成员对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双向价值判断会形成合力,产生四种不同的文化涵化策略,即分离/隔离、边缘化、同化与融合。

从非主导性文化成员角度看,当个体珍视并坚守自身文化,不愿与其它文化交流时即为分离策略,而当主导性文化将这种分离强加于个体时称为隔离。美国白人社会最初实行的印第安保留地政策即为隔离策略,将印第安人囚禁、监管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隔离带;当个体被迫放弃本民族文化,又因遭到排斥、歧视无法见容于主流文化时,就出现边缘化策略;当个体不愿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而选择与其它文化进行日常互动时,同化策略应运而生;当个体既愿意保留自身文化,又对跨文化交往感兴趣时就催生出融合策略。在多元文化时代,融合策略无疑是不同社会群体打破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二元对立,实现多族群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

二、尼科特·喀什帕:被动融合的部落酋长

在印白文化碰撞中,尼科特·喀什帕由于主客观原因总是选择被动“融合”策略。身为部落世袭酋长后裔的尼科特有着显赫的家族出身及与之相应的民族自豪,他与主流文化的交往不同于贝弗利·拉马丁式的数典忘祖。尼科特以幽默戏谑的方式在白人文化与部落文化拉扯中实现某种微妙的平衡。从接受白人教育到为白人工作再到回到保留地担任部落酋长,尼科特向主流文化的靠近要么是形势所迫,要么是机遇使然,但他心中的印第安火种从未熄灭。

首先,尼科特不得不去美国政府开办的印第安人学校接受同化教育,因为母亲老拉什斯·贝尔离不开最小的儿子伊莱·喀什帕,于是尼科特被送进学校读书;其次,在毕业后就业时,尼科特直言“我用不着费什么心,别人会为我安排好”。尼科特去拍西部片,不为追名逐利,而是因为“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去西部吧,尼科特·喀什帕!好莱坞需要你!’”这里的“他们”很可能指美国好莱坞星探及其他电影业从业者。尼科特结束在小麦种植区为期一年的体力劳动是由于“有人建议我最好离开堪萨斯州”,这里的“有人”指聘请尼科特担任画像裸体模特的白人富婆;最后,在1952年升任部落酋长的问题上,尼科特说“我甚至从未参加竞选。有人把我的名字写在选票上”。由此可见,尼科特与主流文化的交往中更多是随波逐流而非主动追求。

那么,尼科特在印白文化交往中是否就是丢弃本民族文化,同化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势利小人与提线木偶呢?从尼科特与白人文化的交往过程及其在部落中的形象来看,情况并非如此。艾伯特记忆中的外祖父尼科特如此这般,“人们说他曾是个有手腕的政治领袖,与政府讨价还价,为印第安人争取到一些利益。”这里的“人们”是保留地上的齐佩瓦人。试问,如果尼科特完全被白人文化同化,又怎会与政府讨价还价,为印第安人争取利益,让族人保住土地?同样,在利普夏眼中的外公尼科特更是一世英明。读者可以从尼科特在孙辈心中的高大形象及齐佩瓦人对他的正面评价中看出,尼科特与白人文化被动融合策略带来的结果整体上是积极的,虽然这些影响也许并非白人社会所愿。印第安民族的文化韧性与不屈意志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老年痴呆的尼科特在教堂中大喊大叫,大声祈祷的疯狂之举极具象征性与讽刺性,体现出他利用白人的语言、文化与宗教对自身印第安属性的坚守。尼科特曾自称伊希梅尔(Ishmael),这个源自《圣经》的人名本义为“上帝听见”(God that hears)。当其他人在教堂中轻声念经时,尼科特不顾利普夏劝阻,扯着嗓子大喊对上天尖叫,“打破了那儿被神父称作神圣而静谧的气氛”。事后,尼科特向利普夏解释说,如果自己不大声嚷嚷上帝就听不到。利普夏深以为然,并得出“自《旧约》开始,上帝就听不到我们说什么了”的结论。从伊希梅尔“上帝听见”的内涵到不大喊大叫“上帝就听不到”的评论,尼科特的老年痴呆也许正如利普夏所言是他自己“响应召唤”的结果,而非食糖过度的精神错乱。综上所述,尼科特在印白文化碰撞中,由于主客观原因被动选择融合策略,虽然在情妇露露·拉马丁家房屋土地

问题上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与妥协性，但读者也不能因小说错综复杂的感情线而无视这位部落酋长以白人文化同化之矛攻白人“去印第安化”之盾，以生存幽默笑对印白文化冲突，既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又不失印第安属性的印白二元文化生存能力。

三、莱曼·拉马丁：主动融合的商业天才

在某种程度上，尼科特的私生子莱曼·拉马丁也许是《爱药》中最有争议的一位男性人物，毕竟小说中他的亲生母亲露露曾骂他是“为白人卖命的印第安叛徒”，莱曼也自认在印第安事务管理局“学会了怎么从错综复杂的部落开发项目里捞油水”。撇开莱曼明显的性格缺陷不谈，通过对第9、16、17章莱曼心理活动、日益成熟的价值观与愈发明晰的政治倾向的分析，读者不难发现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精明商人，而是一位有着聪明头脑、传统情结与家庭观念的商业天才。如果说尼科特是从文化层面保持印第安性，那么莱曼就是从经济层面进行抗争，让自己、家人与族人在白人的游戏中打败白人，用积极的融合策略扭转印第安人的经济困局。

莱曼拥有齐佩瓦人少有的赚钱天赋，从小就积极主动融入白人社会。他少年得志，15岁在若利埃咖啡馆工作就迎来第一个人生转折点，短时间内从洗盘工变成服务员、快餐厨师，咖啡馆管理者、合伙人到所有人。这样的成就无疑是莱曼头脑灵活、积极上进的证明，打破了印第安人在白人社会中懒惰、无能、酗酒、不思进取的刻板印象。莱曼的力争上游也是他有别于父亲尼科特之处，尼科特一生往往被动接受，很少主动争取。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企业家精神与重情重义的家庭观念让莱曼具有较高的文化适应性与印白文化生存能力。

后来，莱曼想要完成父亲尼科特生前的未竟之业——建造印第安战斧工厂。他说，“现在该我接替喀什帕，沿着他的遗迹走下去了。我正变成母亲缺少的强大对手，接管他的工厂”。莱曼拒绝按照母亲指点的按家族家庭均分工作机会的提议，而是按规章制度办事、招聘工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制作奥吉布瓦传统产品，莱曼去工具厂精心定制机器；为了减少摩擦表示友好，他为工人准备免费的甜面包圈、热咖啡。当产品销路不畅货物积压，不得不裁员时，莱曼心绪不宁，在愤懑中无意对生父尼科特的妻子玛丽·喀什帕出言不逊，但他立马意识到错误并试图找机会道歉。最后，由于工厂内各家族间，尤其是露露与玛丽间长期以来的积怨爆发，工人混战工厂被毁，玛丽因不小心将手伸进桦树皮啮咬机受伤。面对这次危机，莱曼表示“在所有事情中，我觉得最糟

糕的就是玛丽的双手受伤了。”莱曼的同情心，对长者的尊重以及知错能改的态度跃然纸上。

曾经象征希望的工厂清空后，莱曼又打算用美国政府即将通过的印第安博彩规范法在保留地开办赌场，用现代的灯光和音响让传统帕瓦仪式上的戏法变得更有意思，用赌场为印第安人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培训齐佩瓦人从当年剥削压迫鄙视他们的白人手中赚钱。正如查夫金（Allan Chavkin）所言，在1993年版《爱药》中莱曼作为一名头脑精明灵活的企业家说起话来像是激进的印第安活动家。莱曼在克服经济危机后绘制的宏大商业愿景无异于印第安人运动活动家的政治宣言，他历数美国政府种种暴行并指出印第安人是时候学聪明，“该学会利用联邦法律这个他们手里唯一的筹码”，用他们从白人那儿学来的道理——“金钱是同化别人的关键”，去做用钱赚钱的买卖。毫无疑问，这项计划是莱曼主动融合策略的完美体现，也是他长期以来主动融合的必然结果。

四、结语

厄德里克在《爱药》中用诗意语言，用心动情地为读者真实再现了北达科他州保留地上齐佩瓦人在印白文化冲突背景下的人生百态。本文着重讨论的两位男性人物尼科特·喀什帕与莱曼·拉马丁父子在印白文化冲突中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从不含糊。相较之下，莱曼式的主动融合策略对个体二元文化能力的提高与民族文化群体的生存最为有益。它为我们审视多元文化社会中主流文化与族裔文化的关系，思考民族文化群体不同文化涵化策略选择与平等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Redfield, Ralph Linton & Melville J. Herskovits,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36, 38-1), pp. 149-152.

[2]John W. Berry,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1997, 46-1), pp. 5-34.

[3]【美】路易丝·厄德里克，爱药[M].张廷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03.译文皆出自张廷佳教授2015年版《爱药》中译本。正文出自该小说的引文除第一次会出现在参考书目中外，之后不另作注。

[4]Allan Chavkin, “Vision and Revision in Louise Erdrich’s Love Medicine”, in Louise Erdrich’s Love Medicine: A Casebook, ed. Hertha D. Sweet W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7.